

清

清算与警告

目 录

- 算与警告——译本序 赵登荣 (1)
- 九月出征 (6)
(民主德国) 乌泽著 郑向东译 兆禹校
- 战友 (24)
(民主德国) 费 曼著 严宝瑜重译
- 本性残忍的动物 (69)
(奥地利) 埃森赖希著 赵登荣译
- 战地见闻录 (86)
(民主德国) 布雷德尔著 戴履斌译
- 不安宁的夜晚 (126)
(联邦德国) 格斯著 赵登荣译
- 暗杀希特勒 (191)
(民主德国) 施赖尔著 周亚译
- 约克·冯·瓦尔滕堡少尉 (230)
(民主德国) 赫尔姆林著 赵登荣译
- 直到最后一个人 (254)
(民主德国) 蒙特斯托克著 孙君华译
- 过路人, 你若去斯巴 (277)
(联邦德国) 伯尔著 严宝瑜译
- 出征 (290)
(联邦德国) 施努雷著 赵登荣译
- 一次战争的终结 (296)

(联邦德国) 棱茨著 孟兆刚译 兆禹校

犹太人汽车——二十年中的十四天 (330)

(民主德国) 费曼著 王建政译

1. 犹太人汽车 (330)

2. 向圣米歇尔祈祷 (339)

3. 保卫赖兴贝尔格体操房 (351)

4. 山上的来客 (361)

5. 世界大战的爆发 (372)

6. 我要成为一名好主人 (381)

7. 地图上的发现 (396)

8. 斯大林格勒何时陷落? (405)

9. 菲露丝帕 (421)

10. 黑莓丛中的计划 (435)

11. 谣言 (452)

12. 高加索的雨天 (462)

13. 日复一日 (469)

14. 新德国的诞生 (480)

作者简介 (492)

清算与警告

——译本序

198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各国人民战胜法西斯德国及其盟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四十周年。在欧洲战场，希特勒德国于1945年5月8日宣布投降，欧洲历史上一场最残酷、破坏最深重、持续了六年之久的战争终于结束。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六年虽然只是短暂的瞬间，但是，欧洲人民所遭受的巨大浩劫，世界各国人民与法西斯黑暗势力的殊死搏斗以及这场战争给予人类的深刻教训，将永远铭刻在人类历史上。

还在战争进行期间，尤其是在战后，许多德语作家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题材，创作了不少文学作品，称为战争文学。不少进步作家在战前就用文学作品的形式向人们发出警告，唤起人们对战争的警惕。战争期间，许多流亡国外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作家，以文艺为武器，揭露法西斯的罪行，有的在 frontline 向德军士兵做反战宣传。到了战后，痛定思痛，面对一片残垣颓壁、回首法西斯战争给欧洲各国人民包括德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法西斯对千千万万德国人尤其是对年轻人的思想毒害和所造成的精神创伤，人们在思考，作家在思考。人们不仅要清理地面上的瓦砾废墟，而且更需要清理头脑里的混沌思绪。许多亲身参加过战争的年轻一代作家纷纷拿起笔，叙写他们的亲身经历和感受。诚如施努雷所说：“人们当时开始写作，并不是打算成为作家。人们写作，因

为不得不写。人们写作，因为可怕的战争给人们带来了沉重的教训。人们写作，为的是警告。”

从众多战争文学作品中，我们选译了民主德国、联邦德国和奥地利十一位作家的十二篇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题材小说，编成这本选集。费曼的《犹太人汽车》描写的时间跨越二十年，从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到1949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而其他各篇的故事则集中发生在1938年9月希特勒准备入侵捷克的苏台德区至1945年德国投降这七年中。由于作家的政治态度和世界观不同，经历和写作环境不同，对希特勒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认识的角度和深度不同，作品表现的思想内涵也就不同，写作的艺术手法更是因人而异。但是通观选集，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点：通过对不同事件的描写，不同人物形象的塑造，从不同的角度揭露和谴责法西斯战争，把法西斯的虚伪狡诈、凶残野蛮展现在人们面前。从而唤起人们去思考，去反省，吸取教训，防止法西斯及其侵略战争的重演。

本选集所收小说大致按照故事情节发生的时间先后排列。第一篇《九月出征》写的是希特勒德国准备吞并苏台德前的军事演习。《一次战争的总结》反映的则是德国宣布投降后，军事法庭判决哗变水兵的事件。《犹太人汽车》带有自传性质，描写一个深受法西斯思想毒害的青年在二十年中走过的道路，不仅包括整个战争时期，而且上溯到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下延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因此把这一篇放在最后。小说并非历史，而且小说中描写的事件并没有包括欧洲战场的各条战线和各个不同时期。但是，我们读了这些普通士兵的故事，透过这些普通人的命运，可以清楚地看到法西斯德国是怎样从猖獗一时、席卷大半个欧洲的“顶

峰”走向土崩瓦解、彻底覆灭的。在德军进军苏台德、入侵波兰、袭击苏联时，他们是多么的骄横；而在《出征》中，我们看到的则完全是另外一幅图景了：几岁的孩子（当然是夸张象征的手法）一手拿枪，一手抱着洋娃娃，列队开往前线。训练他们的军官和军士不是老头就是残废。军官有气无力地说：“你们是最后一批了。”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除了《暗杀希特勒》和《约克·冯·瓦尔滕堡少尉》两篇的主人公是参与1944年7月20日暗杀希特勒事件的军官外，其他各篇的主人公几乎都是德国国防军的普通士兵。可以说，这些作品都没有花很多笔墨描写与敌对一方进行军事行动的本身，而把重点放在描写人物上：描写这些当时为法西斯卖命的普通士兵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的生活、思想、感情和心理；描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描写他们中不少人的缓慢的、微小的自我反省意识。一方面，由于士兵们深受法西斯思想的毒化，绝大部分士兵盲目地或者狂热地追随“元首”，誓为“大德意志帝国”而赴汤蹈火。他们为希特勒的胜利而欢呼，为德国军队的失败而痛惜。这样描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如果为了对战争、对法西斯、对不光彩的过去进行清算和否定，就拔高人物，把德军士兵都写成对法西斯那一套早就有所怀疑、有所预感、甚至有清楚的认识，那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就会使作品失去艺术感染力。但是，另一方面，在德国法西斯军队里确实存在着进步力量和正直人士。少数先进分子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进行了条件许可的、十分艰苦的反战和反法西斯斗争：有的组织反战小组，散发反法西斯传单；有的向苏联红军投诚；有的消极抵制，用巧妙的办法与法西斯保持距离；一批军官更是冒着极大的生命

危险，准备杀掉希特勒，以期早日结束战争和法西斯独裁统治。而更多的人——那些盲目地或狂热地为法西斯卖命的士兵，在希特勒军队节节败退的严酷事实面前，对希特勒必胜的信念逐渐发生动摇；在法西斯对苏联等各国人民犯下的野蛮暴行、对自己国家的人民及士兵的监视和残酷镇压面前，思想逐渐发生变化，开始反省；有的感到在道义上打了败仗；有的不愿与法西斯同流合污，残害无辜；有的不愿继续为希特勒当炮灰，无谓地去牺牲。

当然，对许多人来说，这种反省和转变是缓慢的，长期的。承认法西斯的失败和罪行，正视自己为虎作伥，否定自己的过去，这是痛苦的。费曼的《犹太人汽车》形象地、令人信服地向我们展示了这个反省和转变过程。主人公原是天资聪慧、天真无邪的孩子，但他在充斥反犹太宣传和反苏反共叫嚣、种族优越论和沙文主义思想泛滥的环境里长大，成为法西斯的忠实追随者。他为希特勒吞并苏台德欢呼；为法西斯入侵苏联而兴奋；有人谋杀希特勒，他认为是大逆不道；被俘时还梦想德国在下一场战争中占领全球。后来，这位纳粹士兵经过长期的思考反省，经过在反法西斯学校的学习，思想终于发生根本转变，认识到法西斯的罪恶本质，决定回到新成立的民主德国，参加新生活的建设。虽然作品对主人公后一阶段的思想转变的描写显得有些简单，但主人公走过的道路对许多德国士兵来说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

这里要指出的是，十一位作者中，布雷德尔等三位共产党人战争爆发时已流亡国外，其余八人都曾被征入伍，亲身参加了战争。布雷德尔曾在苏德前线从事反战宣传工作，和德国战俘有很多接触。所以他们在写作时都有亲身经历的生活为基础，把自己深切的感受和爱憎融进作品；有的更是无

情地解剖自己，如费曼在1982年回忆自己的创作时所说：

“我的题材，永远折磨我的问题是：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我经历了什么，什么是我的道路。”同时，他们又注意选取典型的事件，把人物放到尖锐的矛盾冲突中，使不少作品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促使读者深思、震惊。可以说，这些小说是对法西斯战争的一声声控诉，是对法西斯思想的一鞭鞭挞伐，是作家们对民族灾难——“千年帝国”的十二年浩劫及其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反思的产品。读了《战友》，谁会对法西斯的无耻伎俩不感到愤慨，谁还会相信法西斯关于忠诚、友情的说教？读了《不安宁的夜晚》，谁还能保持心情的平静，对法西斯的暴虐无动于衷？就连《战地见闻录》中那素描似地勾画的十二个小故事——十二个人的命运，读了也令人胸塞，要为之唏嘘嗟叹一番的。

是的，读这些作品，人们的心情是郁闷的，沉痛的。但是读后闭卷深思，我们对德国法西斯这个怪胎及其发动的侵略战争一定会获得更深切、更具体的感受与认识。

赵登荣

一九八五年十月

九月出征

(民主德国) 博多·乌泽 著

郑向东译 兆禹校

这位士兵凌晨才回到家。他倒在床上就睡着了。八点钟，母亲敲房门，他没听见。尽管电报的到来使母亲很不安，但她还是让儿子又睡了半个小时，这才走进房间，摇着他。她用两只手才能攥住儿子的手臂。

“起来吧，赫尔曼！”

士兵只是半睁开眼点点头。

“你得起床了，”母亲说，“来电报啦！”

“什么？”他低声地问。困倦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惊异，随后又挑起眼眉不相信地微笑着合上了眼。

老人叹口气，拉开小窗上的窗帘，好让阳光射进来。床上的儿子伸着懒腰，他的胸脯长满了金黄色的汗毛。

母亲走后，他猛地跳下床，光着脚板吧唧吧唧地走到屋角，举起铁架上的水罐就大口大口地喝起来。他昨晚饮酒到深夜，这时渴得难受。

要是有啤酒就更好了，他想，啤酒是解除这种酒后干渴最好的饮料。

他放下罐子，不悦地对着镜子端详自己的脸，看样子脸有些肿。他把脸盆放在地上，站到里面，把罐子中剩下的水从头顶倒下去。自然大部分水流到了盆外，经过一小块亚麻油地毡，流进地板的裂缝里。

身体湿漉漉的，他感到很舒服，没有马上穿衣服。

母亲再次推开房门，看到光着身子的儿子，吃了一惊。赫尔曼迅速地穿上裤子，喊道：“进来吧！”

“你昨天大概忘记带表了吧？”她问道，然后摇摇头。这时她看见了地板上的水。

“我得把它擦干，不然就全漏进去了！”她责备地说，从厨房取来一块抹布。儿子在一旁看她跪在地上擦地板。

“为这点小事你不必生气。”他说。

她把湿抹布扔到脸盆里，抬头望着儿子。“电报上写的什么？”她问。

“我还没看呢！你把它放在哪儿了？”

“就在桌上放着，在桌上！”母亲骂道，“你就不会用你那发肿的眼睛看看？”

士兵用粗手指展开电报，弄出很响的沙沙声。

母亲一直跪着瞧着他，瞧着他长着大鼻子的头和裸露着的、长满金黄色汗毛的胸脯。这就是我的儿子，她想。她为自己的儿子感到自豪，为自己蓬乱的头发和围着的脏头巾感到羞愧。她那灰色小眼睛中的目光显露出温柔和忐忑不安。

“照电报的要求我昨天就得走！”赫尔曼缓慢地说。越过电报纸他正好看见五斗橱。玻璃罩里摆着母亲的婚礼花环。丝绸枕头被虫蛀了许多洞。

“你在家才待了两天，”母亲说，“可你有一个星期的假呀！”

士兵耸耸肩。“假期顶个屁用，”他抱怨地说着收起电报，满脸不高兴。母亲叹了口气——这已经是习惯，然后站起身。

“我去煮咖啡，”她安慰说，“父亲也是喝了咖啡就好

受些。”

士兵仍站在桌旁。他翘起下唇，忧郁地凝视着前面。他现在就得走了。他很生气，他为自己狂饮了一通宵而生气。本来看完电影应该同埃玛一起走，可他还有点渴就去了小酒馆。他已经答应埃玛，随后就跟上的。可是喝起来就没完，一杯接一杯。他们喝了五升，也许是六升？其间还喝了带土腥味的龙胆酒。他想，还有的是时间同埃玛在一起。胖子敬酒时说：“为我们德国国防军，我们应该感到自豪。”就这样，赫尔曼没有到埃玛那里去。

“可能不是什么好事！”母亲说着把咖啡放到桌上，“什么事给我们来电报？你这就得走？”

他拿起一块面包，酸黄瓜也端来了。他把咖啡倒进铁碗，坐下。母亲呆呆地挨着桌子站在他旁边。她把牛奶罐推给他，然后看着他吃。

“你这就要走了？”她又说了一遍。

士兵咀嚼着，脸上的肌肉一动一动的。

“你本来可以给我修修炉子，”母亲又开始说了，“它总是冒烟，不爱着。柜门也坏了，关不上。现在都只好随它了。”

士兵嚼着，眼睛盯着桌面。

“是呀！”他说，“只能这样了。”

“现在，天气就要冷了，”她诉说道，“炉子不通，可让我怎么过冬呀！得多烧一倍的煤。”

沉默。过了一会儿，老人说：“我不明白，他们刚给了你假又马上叫你回去。这是什么章程。”

“他们一定很需要我，妈妈。”他笑着解释道，心里感到一阵难受。

“咳，不是还有其他人吗？”母亲发火了，用手指骨节敲着桌面。“为什么叫你回去？”她问。在他喝完最后一口咖啡时，母亲又满腹狐疑地重复问道：“为什么叫你回去？”

赫尔曼推开空杯子，他不敢正视母亲的脸色。

“我怎么知道？”当母亲第三次问他时，他终于开口了。老人突然举起双手，叉开手指伸到面前。

“要打仗了，”她先是低语着，随后大声喊起来：“打仗，打仗！”

“胡说，”赫尔曼道，“这全都是胡说。”

他坐下一趟火车走了。这时的秋天景色很美。树上挂着各色树叶，光秃的田野显得很干净。车站旁的小花园里盛开着娃娃头大小的翠菊。

赫尔曼回到连里向中士报到。中士一句也没有责怪他，而是马上把他送到宿舍。这里正在做开拔准备，还会有别的什么事呢！但赫尔曼还是有些吃惊。小胡恩正在扣紧背包带的扣环。他的全名叫阿洛伊斯·胡恩，因为他性格温和，大家都叫他小胡恩。施塔克贝格在穿靴子。高个子维尔次堡人正在系带子，整理好腰带。

他们看见赫尔曼都招呼道：“你回来啦，赫尔曼？”

这都在他预料之中。他走到自己的窄柜旁，把东西都掏出来，换好装，然后打起背包。此时，他很想埃玛，很想母亲。

一切都乱糟糟的。他们并没有马上出发，在十二点钟领取了食物，然后还有一小时的休息。赫尔曼累极了，他真想睡上一觉，可是其他人闹哄哄的使他睡不成。

“你真幸运，”小胡恩说，“又回了趟家。”

“两天，”赫尔曼骂道，“两天你总得给我吧。”

施塔克贝格在写信，可他总写不好。维尔次堡人在他肩后看了看，嘲笑说：“你真是个笨蛋。‘兄弟’这个词没有‘h’^①！”

“中士答应准我假回去收土豆。”施塔克贝格说。

“让他写信吧！”小胡恩对维尔次堡人说，“你真是只猪猡，弗兰茨！”

弗兰茨·朗格迅速转过身。小胡恩朝赫尔曼看了一眼，增加了勇气。他站起身走近维尔次堡人。

“不错，你是只猪猡，”他重复道，“我们说好了在一起的，可你总是跑到前面去。你是想显示你比我们强。你这个爱出风头的家伙！”

这时朗格看看赫尔曼，见他从床上坐了起来。假如赫尔曼不在场，弗兰茨·朗格，这个维尔次堡人准会把小胡恩揍一顿。而现在他不敢。

赫尔曼说：“只要背弃别人，就会有好戏看。你确实是只猪猡，弗兰茨。”

他又重新躺下，竭力使自己快些入睡。鬼才知道，白天还会发生什么事。

“你看，”小胡恩很得意，“连赫尔曼都说你是个猪猡。”

“别吵我了。”维尔次堡人抱怨地说。他又开始讥笑施塔克贝格：“老弟，你们那里的土豆真的特别大吗？”

小胡恩倒在赫尔曼旁边的床上，大声喘气，咳嗽。他发牢骚说：“我得了重感冒。前不久，我们在雨夜里行军两个

① “兄弟”一词在德文中为Bruder，不应写成Bruhder。

小时，浑身都湿透了。那老头子从汽车里探出头，歇了一会儿就开车回家了。我们站在那儿象个落汤鸡。”

弗兰茨·朗格总是安静不下来。“我们的小胡恩真是什么都经受不了呀！”他噘起嘴吹着口哨，“他是个妈妈的宝贝疙瘩。”

“你们现在都闭上嘴巴吧，”赫尔曼责骂道，“我真想睡一觉。”

这时小胡恩又开口了：“妈妈的宝贝疙瘩是你。”他在床上冲着高个子维尔次堡人说：“他们用陈面包把你催肥了。假如我父亲是个面包师，我也会长得更高大的。”

“对了，选择父母可要小心了。”维尔次堡人嘲讽地说。

小胡恩脸红了。“我父亲已经阵亡了。”他迟疑地说。

“你父亲？”朗格问，到了嘴边的笑话简直要让他笑破肚子。“你是想说你母亲吧！”他含着泪叫嚷道，“你母亲！你是杂种，私生子，这些我们大家都知道。”

施塔克贝格的钢笔在纸上发出很响的沙沙声。

“跟其他人一样，我也是人。我父亲没有来得及和母亲结婚就阵亡了。”小胡恩小声地说，仿佛睡觉似地闭上了眼睛。维尔次堡人吹着口哨。施塔克贝格叉开两臂，弯着腰坐在椅子上，不时地发出叹息和咒骂声。这封信对他来说很重要。

赫尔曼虽然很疲劳了，可是他睡不着。这会儿他不由得想起埃玛和母亲，尤其是埃玛，她等着同他结婚。赫尔曼的职业是模型工。这可是个苦活儿，但收入高。一星期可挣六十马克，活儿多的时候甚至可挣到七十马克。当然还要扣除各种捐税，不过工资不低。可就是不许喝酒，不然就会象胖胖

的博尔内卡普一样。赫尔曼当学徒工的时候，总为他把啤酒瓶藏到型砂里，不让师傅发现。有一次他忘记了藏好。现在他想起博尔内卡普在沙子里徒劳地挖酒瓶的样子，还是忍不住要笑。为此，他挨了一顿狠揍。从前，他还从没有让人这么厉害地打过。后来他就再没有忘记过把酒瓶藏到沙子里。赫尔曼满师后，给博尔内卡普带来了不利。患有流泪症的胖胖的博尔内卡普被解雇了。他的手臂没劲了，他制的砂型在浇铸时常常裂开。后来他在莱茵河码头当了临时工，最后完全堕落了。他的女儿，一个漂亮姑娘的不幸婚姻无疑也是他堕落的原因。不管怎么说，喝酒总得当心。赫尔曼想和埃玛结婚。他的要求不低，他想要一套有两间房和一个厨房的住房。他想，他们很快就会有孩子。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没有同她一起走，使他很懊恼。埃玛个子高高的，很健壮。她会从别的地方得到她需要的东西。

现在会发生什么事，他们确实不知道。赫尔曼听母亲轻声地说：“要打仗了！”埃玛准会去母亲那里打听他。他真该给她写封信，但是他不好意思写。

“赫尔曼，”小胡恩在旁边轻声叫他。“赫尔曼，你真走运，又回了趟家。你的那位到底长得怎么样？”

“很高。”赫尔曼疲倦地轻声说，他对自己感到惊异。
“她金黄色的头发，黑黑的眉毛。”

“很漂亮。”小胡恩说，“在我们老家也有两个这样的姑娘，她们是姐妹。”

“不，”赫尔曼回答，“你不能把她们同她相比。”

走廊上的一扇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院子里响起了刺耳的哨声。施塔克贝格手里拿着信，不知所措地站在屋子中间，周围的伙伴们都在忙碌着。最后他才把信塞进衣袋里，系好皮

带，跟着他们跑出去。

队伍在营房院里站了一个小时。有一次军官已经让连队解散了，大家还没跨进宿舍就又接到了相反的命令，他们又重新列队，在军营院子里等候。士兵们感觉到，军官们也吃不准是怎么回事。运输车终于来了，大家迟疑地爬了上去。这时天空已布满了云，他们在这昏暗的傍晚向东方驶去。

弗兰茨·朗格想起头唱歌。他唱得走了调，见没人跟着唱，很快也就作罢了。接着他就开始讲述，他以前也曾象这样驱车穿越乡村。当时他是同冲锋队在一起。

“如果你们那时不那样做的话，我们今天也就不用走了。”赫尔曼干巴巴地说。

“噢，那是。”维尔次堡人说。他并没有听懂赫尔曼的话，而其他的人全都听懂了，连那些没有听清他的话，只听见他的声音的人也懂了。

他们理解他，因为这些都是事实；也因为他们知道，可能要打仗了。他们不认为目前打仗是重要的。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施塔克贝格考虑着，收土豆时他弟弟一个人是否忙得过来。赫尔曼想着当时应该给母亲重砌一下炉子。钟表匠小胡恩想起他的小划子，要是现在沿着美因河^①顺水划船倒是挺美的。山坡上的葡萄正好都熟了。可他现在没有沿美因河而下，而是向上驶往巴伐利亚森林，驶进战争。

只有维尔次堡人情绪很好。他向穿着花裙站在路边的姑娘们招手。有一回他说：“现在我们要让卐字旗在波希米亚上空飘扬！”

① 莱茵河的支流。

“住嘴！”有人骂道。

他们从车里向下看着田野。那里有许多明显地分成一片片的农田，看得见木架房屋清晰的轮廓，它们的白色墙壁在黄昏中闪烁。地面上笼罩着忧郁的气氛。

他们坐在长凳上，两腿夹着枪，紧靠着靠背；身子来回摇晃着，钢盔在头顶上跳动，凝视着暮色中的乡村，尽力去理解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那一小部分，现在他们不得不放弃它而去打仗。这究竟有何益处？无人知晓。然而，没有人对此感到意外。长久以来，谁没有想到过“总有一天会发生的”呢！现在这一天真的来到了。

小胡恩问赫尔曼：“你会娶她吗？”

“是的。”赫尔曼回答说，同时用手捶打着膝盖。

“可是不能随便什么人都娶，……”小胡恩踌躇地说。

“当然，哪能呢！”赫尔曼解释道。

“你同她有孩子了？”小胡恩很想知道。

赫尔曼摇摇头。

施塔克贝格坐在他们旁边，口袋里一直放着那封信。每当他们穿过一个村庄，他都要俯身车外，向房屋和院落望去，琢磨着这些农户会有多少农田、多少牲畜。越往上深入巴伐利亚森林，房屋就越小，院落就越窄。我的天哪，这条路上多么贫穷呀！施塔克贝格摇起头来。

“可以说，”他说，“这不是我们那儿了。”

后来，队伍在公路上停了下来。坐在前面司机旁舒适座位上的军士跳下车，喊道：“向左右散开！”

还有抽只烟的时间。两位军官迈着盛气凌人的步子在公路上向上走来。他们两个都很年轻。